

杭州，此去经年

张存

此去经年，最忆是杭州。苏堤春晓桃红柳绿，平湖秋月桂子传香。东坡居士留下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的千古名句，传诵至今。

记得三十年前，独行杭州。晚饭后出去散步，见到那里的夜约人，悠闲自在。此时的西湖，波光潋滟，夜色醉人。也许钓鱼人也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清晨即起，亦去湖边。早练人已在那里，五花八门，安静中透着热闹，挺舒心。我走得漫不经心，见有一圈人围着在唱越剧，便靠过去看。转去三潭印月。据说这是苏东坡所造的水利工程，现在成了名胜。我很喜欢他的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”这句，那是他在望湖楼喝酒后，趁酒意留下的佳句，神来之笔，妙手偶得。

那时的我，已对西泠印社略有耳闻，对许多书法名家都心驰神往。于是，就去了孤山。印社在孤山脚下。用相见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来形容，不为过。那天，也是很

巧，正赶上义卖活动。有几位老年书法家在那里写字。我请一位老人写了“学海无涯”四字，落款张述谦，时年八十岁。老人家衣着朴素，满脸慈祥。三十年来，我无不在想念这位素昧平生的老者，在我将要坚持不下去时，总会给我力量，于是低下头来，走自己的路。

我在孤山脚下留影，那时的我瘦瘦的，却有使不完的劲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幻想。年轻就是好。当你知道时，已不再年轻。

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，我是很多年之后才读的。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这是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所写，而且是在春天的季节。西湖的春色，美得无法形容，令人窒息。白居易留下了美的瞬间，成为永恒，多么了不起。而我当年，竟只在孤山脚下留下孤影，错过了许多的美景，实为可惜。这首诗，同学的父亲也极为喜欢。我便请当地

的书法家毛炳全先生写了一幅送他留念，他特别开心。那年杭州的匆匆之行，似乎是我幸运的开始。我的文字，也在那年变成了铅字发表了。开心无以言说。我在杭州买了本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，想练练字作范本。不曾想，若干年后，竟和于老的私淑弟子蒋思豫先生不期而遇，欢喜莫名。

十年前，随毛炳全先生同去杭州，参加他的美院同学潘公凯先生的画展。我俩到了潘天寿纪念馆门口，潘公凯夫妇出门相迎，并安排好住宿，热情周到，受宠若惊。中午，由他们夫妇作东，在美院对面的餐厅就餐。郑作良、袁振璜、裘大金、胡委伦等几位皆是当年毛先生同学。郑作良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涯，走路带风，大刀阔斧。他是版画家、大国工匠，却没有一点架子，谈笑风生，特别随和。袁振璜也是版画家，说话温和，有儒家之气度。胡委伦是丽水巴比松画派的创始人之一，他一头自然卷发，温文尔雅，散发着艺术家的气息。潘

公凯夫人励国仪也是画家。这几位老同学相聚杭州，谈起当年读书时的往事，神情舒展，回味无穷。我在旁聆听，击节欢欣。

饭毕，一行人去浙江美术馆观展。潘公凯先生的大型墨荷图，气贯长虹，蔚为壮观。他作为宁波帮的后人，将一幅墨荷图赠于宁波帮博物馆收藏。这是后话了。在展厅，我见到了肖峰老院长和许江院长。许院长画油画，我特意上去摸他的掌心，满是老茧，可谓用功之深。我请潘先生签名、合影，他都一一同意，我深为感激。画展极为轰动，引来了国内外许多媒体的采访。我回来后，写了这次观展的感受。杭州的美，不仅仅是自然风光，还有人文景观，画家笔下的荷花，不正是杭州人心中的天堂。杭州，是属于世界的。

“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比好湖山。”读东坡诗，又想起杭州来，是此刻最好的诠释。此去经年，最忆是杭州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呢。



■心灵驿站

灯火阑珊处

王国梁

一扫而光。黑夜茫茫，人间寂寂，但总有一些与你同时醒着的人。隔着无形的黑夜，彼此之间会有一种神秘的密码来联通——我们都是这深夜的主宰者，都在黑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，都对深夜有莫名的依赖和热爱。我会想，窗子里的人在做什么？我忙着写稿子，他们是不是也在为明天的工作准备，或者是刻苦的孩子在挑灯夜战，又或者是谁在独自看书，享受属于自己的安宁明亮的夜晚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而我们相隔咫尺，可以互相遥望，感知对方的心跳，是不是也算得上有缘人？

灯火阑珊处，总会有一些与你同

频的人。当你蓦然回首，发现这些依旧在深夜亮着的窗子，会觉得人间不寂寞，生命不孤单。

灯火阑珊处，有时会带给我们出其不意的温暖。我想起一次晚归的经历。那次我因为有事忙到很晚才回家，心中很是有些委屈。寂寞长街，我踽踽独行，孤寂感油然而生。路灯昏暗，烟火人间显出几分寂寥。我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前面店铺亮着的灯火。店铺的门敞开着，我的心陡然明亮起来，这么晚了，还有未眠人。店主或许不是为了卖点东西，只是为了给夜归人照个亮。黑夜沉寂，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有温情在为你守候，

■智慧人生

苍然若此

耿艳菊

的长久。

《红楼梦》的不朽是超越时间感的，其中之一是把人生的真相都参透了，前几十回的热闹越发显出后面的凄凉。宝玉希望姐妹们永远热热闹闹在大观园，谁都不离场。这不也正是人性里对所有美好的愿望吗？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

花可以一直开，那是假花。月亮不会一直圆，日子也不能只有白天没有黑夜，否则就违背了自然规律。

《红楼梦》的开篇早已交代了结局：“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。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

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。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。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”

美中不足今方信，谁都不可能拥有完美，不现实。包括一棵树，也要经历光炫和落寞。

光炫未必是好事，落寞未必就是坏事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叶落归于根，为来年默默储蓄能量，根才决定了本质的高度和深度。

去年看叶嘉莹先生作品集，非常喜欢她在序言里写的一句话：“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，以悲观之心

■朝花夕拾

闲逸之美

程应来

闲逸，是一种悠然的心境和情致。于雨中赏花，于风中听琴，于雪中赏梅，于月下对影成三人，既陶冶情操，又涤荡心灵。

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如烟似雾一般，沐浴着花花草草，也沐浴着田野山川。无需打伞，信步于迷迷蒙蒙之中，所有忧愁烦恼都倏然消散。

记得我们小时候，男孩子们总是把牵牛花整棵拔下来，送给女生们，戴在脖子上，然后你追我赶的满山坡奔跑，一串串笑声响彻整个童年的天空，把一份份美丽的回忆，留在了浓郁芬芳的牵牛花上。

童年像一个五彩缤纷的梦，又像一条弯弯的船，装满了糖果，装满了鲜花，装满了欢笑，也装满了快乐，使人无限留恋，无限向往，更给生活平添一种闲逸之美。

怀揣闲逸之情，一边于迷离细雨中漫步，一边回忆童年往事，那些如烟岁月便重新回到脑海，回到眼前，令你无比舒心愉悦。

闲逸，同样是文人墨客的自由心境。于早春临摹一份田园风光，于盛夏临摹一卷绽放的花事，于深秋临摹一份大地丰收的景象，于寒冬临摹一场美轮美奂的大雪纷飞。大自然的美景美景都留在手中和心中了。大多文人墨客都是以闲逸之情将岁月勾勒得无限美好，用娴雅的文字，描绘人生的美丽篇章。

记得，林语堂在《幽梦影》写过一句：“花不可以无蝶，山不可

■一种怀念

游天童寺

苗焕南

天童寺，位于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。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，距今约已有1780余年历史，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大名刹之一，号称“东南佛国”。寺院座落在鄞东南层峦叠嶂的太白山下，曾有诗曰：“群峰抱一寺，一寺镇群峰”。相传建寺有一个童子的美丽传说，故取名天童寺。

我第一次游天童寺是在1981年的一个秋天。记得那一天秋雨绵绵。当时的心情有点彷徨，也有点忧郁，参加两次高考均无缘大学。当时家庭条件已经到了支撑极限不能继续了，考后在家里闷了几天，经人介绍来到宁波老汽车东站的一个工地打临工，挣一元六角一天的工钱；所以，那时的心情除了落寞还是落寞。在一个工闲的日子我想去看看宁波的风景，就去天童寺了。

工地离天童寺并不远，从老汽

■生活琐忆

被火炉温暖的冬夜

黎洁

临近岁末，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来。晚上，街上少有人走动，一切变得静悄悄。屋里很温暖，朦胧中，便忆起几时被火炉温暖的冬夜情景。

山里的冬夜天地连成一体，全抹成了厚黑时，小山沟里，我们家屋上积雪如棉，瓦下吊着一排锥状冰柱，低矮的土墙屋内，仅有的一盏煤油灯却是那么明亮。

儿时的冬夜，父亲会把厨房角落里的东西挪开，用几块土砖围住，把劈好晒干的木柴堆在炉子旁边。在里面烧火取暖，奶奶把那叫做火炉角。

父亲在火炉角上面的横梁安一个挂钩，把炉罐挂在上面，可以一边烤火，一边烧水或是煮饭，很方便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在外农耕几乎每天都很晚才回家。他披一身冷风推门而入，母亲帮他把棉衣脱下，招呼他在炉火旁烤烤。父亲一到家，正在炉火旁打盹的奶奶立即精神抖擞起来，忙着为他热饭菜。

火炉角除了取暖，也能用来熏腊肉。腊月宰了年猪，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腌上几天，待盐浸入后便挂到火炉角上，用烟火慢慢熏烤。有时坐在边上烤火，火太大了，腊肉烤出的油滴在火焰上“吱吱”作响，发出诱人的香味。

冬夜，屋外天寒地冻，朔风呼啸。火炉角的火是不断的，一个冬天下来，要烧很多柴。于是奶奶便在里面放一个老柴墩，倒些秕谷、茶籽壳在上面。没人烤时，便将火掩埋好。秕谷和茶籽壳都是透风

以无泉”，一时间倾倒很多读者。花一定要有蝴蝶翩跹，才会更芬芳，芬芳到活灵活现。山一定要有清泉围绕，才会更生动，更有灵气和仙气。而人生亦是如此，需要有一种闲逸的心情，才会把光阴过成美好，过成诗情画意。而林语堂就是用这样清雅的而清新的文字，自持一份闲逸的气质，将光阴书写得古意横流，诗情悠悠。

大画家齐白石在作画时，更多的都是些鱼鸟花虫，幅幅栩栩如生，幅幅活灵活现，幅幅都是白石老人心闲气静时的杰作。沉静，闲逸，是白石老人的画风，也是白石老人的人生作风，远离功名浮躁，一颗心在草木山水间闲逸安适，一活就是近百岁。

文人墨客都懂闲逸，我们也应该懂得放松自己，活出闲逸之美，在他们的文章和画卷，看他们是如何诠释闲逸之美。例如，丰子恺先生的那幅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，便是将闲逸之美的真正含义，诠释得淋漓尽致了。

闲情逸致，是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于山巅看日出日落，于花丛间看蜂蝶缭绕，于水边品茗，于案边写字，于月下听琴，于竹帘半掩间吟诗作赋，举杯啜饮。让灵魂得到自由，让文字在灵魂中起舞，让灵魂在文字中飞翔。

惟愿余生能够拥有一份闲逸之美，做一个闲雅之人，将灵魂放逐成自由和恬淡，将生活放逐成自然和美好。

车东站乘车没几站路就到了。那时天童寺远没有现在的那么俊秀，但尽是透着古色古香。佛像中弥勒佛的笑容是那么可掬，一成不变的。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；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这些是我第一次游天童寺留下的印象。

第二次游天童寺是上个月，山门依旧。从第一次踏进天童寺到再次踏进天童寺，一晃四十余年，从一个彷徨、青涩的青年学子一下子变成一个小老头。这次，我的心情不同当年，更多的是历练岁月人生的喜悦。

两次游天童寺，我慢慢领悟到人生没有多少轮回，只有奋斗才能无愧于时代的滔滔洪流。在滚滚时代潮流中不断搏击前进，一叶轻舟当击水，才能书写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人生豪迈。

天童的风景依旧，走过岁月的斑驳，走过每一次的坐起生落，抖落的依旧是心灵的不屈。

的，不会把火团灭。这样在外面看起来没有火，只要扒开，里面还在燃烧。要是想烤火，用吹火筒吹几下，火便亮起来了。

老柴苑十分经烧，大的可以烧上十天半月。虽然不会烧起熊熊的火焰，但是杂着秕谷和茶籽壳，那种半明半灭的火烤在身上十分暖和。就像古人描述那样：“一团茅草乱蓬蓬，蓦地烧天蓦地空。争似满炉煨榾柮，慢腾腾地暖烘烘。”

冬夜寂寂，饭后忙完家务的大人们会在这样的冬夜，围着火炉角，坐在火炉周围慢慢地抽烟、饮茶、闲聊。不时也有隔壁的叔伯婶婶过来唠家常，多是谈些人情世故或乡野趣闻。孩子们则围在大人身边，静静地倾听。听大人们的谈话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家以外的事情。

炉底下，捅出的灰渣，母亲会在灰渣中，埋进一些红薯，或者山药蛋，焖熟了，掏出，扑打扑打表层的灰尘，剥而食之，几个孩子吃着吃着，就笑了起来，彼此打量一下，各自的吃相真是不雅。一个手黑墨黑，鼻尖上、脸蛋上也抹上了黑灰。有时红红的火炉盆，放入一粒粒玉米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爆米花就出来了。我们笑吟吟地咀嚼一粒粒爆米花。那样的夜晚，溢满了温馨。

如今，虽然母亲已不在，我也工作成家住进空调屋，再冷的冬夜也没围炉取暖了，但总觉得没有儿时烤着火炉那样舒服。儿时的火炉角却始终盘踞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温暖着我的每一段人生路。